

判鄭州尋拜右正言知制誥政集賢殿修撰遷翰林學士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加同平章事從封泰山祀汾陰兼玉清昭應宮使迎奉聖像天書刻玉充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受懼何可賀也及為朝修使自禁中乘輦輅出都門百官餞送莫不交口稱賞公之榮遇公則不然曰但覺反側不安耳他人處此能如是乎張忠定公詠之拜吏部侍郎也

謂所親李岐曰今蒙聖恩擢為天官少宰可畏可畏若轉下而思則身不危轉上而思則恐必敗慄慄若有懼色他人處此能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寵苟或不然不免立取禍敗不聞盧多遜與種放之事乎盧多遜初拜參政服用漸侈其父億即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速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矣多遜不能念父之言竟以事敗種放初為朝廷所召聲名大振其母即志謂放曰吾勸汝勿聚徒無

求名今果為人知不得安處矣放不能念母之言竟以名敗此皆受寵不能若驚者也

讚曰

謙尊青黃 乃木之災 孤積衣繡 寧活草萊 軒冕所寄 外物儻來 貪榮保存 禍身之胎 夫知道者 可不懼哉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義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施恩不求報

傳曰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於求報即是利在於報初非為人報未必可求而怨必先之烏足謂之恩哉是以不求之報常見於無心之思昔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最强悍無何感疾遽至困劇霖憐之因請所托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歸河東且為嫁其女子二族一夕夢尉如生時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為力請于帝今得為公之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沿流而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指呼狀將抵荊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某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為糜粥之須因呼之曰合名之曰穎及長極寬厚敏於仁篤於孝官至大理寺丞宇文英迪初領黔江都獄民有扶愛之者常訴漕臺官吏道坐事繫獄

官吏恨之必欲文致于法英迪為之不平力為辯雪竟從輕斷又三年英迪沿檄道由南賓濟流而歸時六月忽大雨水遂暴至波濤如山中流纜絕舟人拱手坐待傾覆俄見一小舟舟舟出沒於煙波間遠來相救既濟乃扶愛之也相顧大驚曰吾昔日平黔之獄初非有意於君君今日冒險而來亦豈知將溺者之為我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與感嘆者人之嗚呼當霖之為尉也不過曰同官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為子之報乎嘗英迪之為愛之也不過曰斷獄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救溺之報乎此皆無心之恩不求之報者也曩使有心則未必然也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會怨不可作恐窄路之或逢真至言也

贊曰

怵惕惻隱 仁心自生 內交要譽
 利心乃萌 仁本天理 遇物而亨
 利則人欲 其末必爭 毫髮千里

宜謹權衡
 與人不可悔

傳曰老子曰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大抵人之臨財多至吝嗇一毛不拔者有之與而復悔者有之今也乃能與而不悔非真管樂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昔柳仲塗少時飲于酒肆見一書生將謁魏守求賢葬其父母仲塗問所費幾何書生以二十萬對仲塗即日歸家罄其所有得白金百兩見錢數萬以與悉之略無吝色范文正公嘗遺其子堯夫歸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既歸未及言文正曰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為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付之矣堯夫怡然喜見于色若二公者是有悔乎此固偉人宜有此舉然求之其次不為無入比李謙者富室也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債已了矣

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貲設粥以濟賴以全活者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嗚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足為德李浩然者亦富室也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息若二公者亦有悔乎其後柳范益顯二李孫皆登第所謂愈有愈多豈不然乎

贊曰

為德不終 古人所賤 與其誦責
 寧有已怨 君子不吝 果於為善
 貨惡棄地 藏已則淺 隨力所及
 斯為方便

所謂善人

傳曰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然則善人者當何修何飾而能到其地乎曰無他但能踐篇中之言即能到其地也篇之言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兄弟當睦夫婦當和正己化人慈心於物不欺闇室不復邪徑進退以道積累

有功卹寡矜孤敬老懷幼憫凶樂善濟急
救危不銜已長不彰人短遏惡揚善取少
推多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
人不追悔人得人失如己得失乃至澤被
昆蟲仁及草木所踐如此非善人歟昔李
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張燈太宗命安
與迎之坐之御榻之側手酌御樽且選果
核之珍者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
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
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
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
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
今蒙聖上崇獎對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
稱夫善人君子者男子極善極美之稱也
孔子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之手汝曹
當念聖上崇獎之言吾平日所踐四者之
說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幾可以無
忝其子宗諤亦能恪守先訓為一時聞人
參政李公榜之死也上即時臨喪哭為之
慟既而顧左右曰天不使好人為朕輔佐

耶何至奪之之早宗諤問文正曰從叔為
事何如而能使聖上痛惜如此公曰參政
公清簡亮恬澹寡欲直不忤物曲不苟合
乃至學術之該博識量之深粹真大雅君
子矣加之善與人交敏於從政是故捐館
之日識與不識莫不交口嘆惜不然何以
威致萬衆之尊親臨其喪為之長慟乎嗚
呼二公所踐真可謂允蹈夫篇中所謂善
人之說也得名善人豈為過哉

贊曰

乾卦六陽 元為善長 寸陰不容
純乎天象 受天之中 在人能養
推而行之 安利勉強 陽長陰消
此心天廣 人皆敬之

傳曰蓋巨源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
自闕托其侍婢從屏間見之即恚曰不意
今日乃來伏事一箇羅緝牙郎因求去不
可留范諷為御史中丞有一閹吏隸臺已
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每能道丞之

賢否丞賢當聲喏時所執之杖必橫否則
直此語久矣喧傳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
直也一日挺直諷驚問故則曰比見中丞
約客喻庖者至于數四某私意異時作相
亦復如此每事喋喋豈不煩碎心實鄙之
不覺挺之直也諷愧謝者再三嗚呼此皆
舉措偶失已不為婢僕所敬况能使人皆
敬之乎當知人皆敬者必其真可敬也不
聞溫公與劉大諫之事乎昔溫公之赴關
也衛士見之莫不以手加額乃至百姓亦
復遮道告曰公無歸且留相天子活百姓
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百亦復歡
呼踴躍皆喧傳曰司馬作相吾儕大快活
矣公薨京師之民為之罷市而爭鬻衣以
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乃至嶺南封州父
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於頂相九百餘人
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劉大諫之在宋也
人皆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到泗州
不見大聖及覺耆老士庶乃至婦人女子
田夫野獮市井小民莫不爭持香劑誦佛

書以哭公門為塋壘不得入因設大壚於廳下以受其香燭為之踴貴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又如王沂公之在閣下楊文公性恢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皆以知天盡性為學天下之重為已任士人宗之號曰四先生雖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亦不敢失禮於其門富文忠公嘗乘小徑過天津橋人隨觀之市中為之一空徐孝節廬于墓側城中之人日往致敬市中亦為一空申頰特立獨行每過市肆市人為之起即康節每出遊城中士夫無不倒屣而迎此亦人皆敬者非真可敬能如是乎

贊曰

敬心之生 得於未施 林宗之中
紫芝之眉 至于眉實 走卒所知
匪求于人 人則即之 不然回紇
易拜于儀 天道祐之

傳曰天道祐之之說即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說也大抵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我果有以裕之無有不為所祐也昔劉器之既登第不即就選復歸從學每以漆雕開斯未能信為戒大為溫公所知初拜諫官即抗疏二十有四甄別朝臣邪正又抗疏一十有九論章子厚小人不可用人皆為縮頸公則不問及于厚用事公遂走竄人言春猶梅新與死為隣高竇雷化說著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夏畏途亦必令所為監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險人皆謂公必死公則安然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時公既所有一納粟者揣知子厚意自求為子厚殺公子厚即日自選人權為本路運判其人飛駭徑至距公敗所纔二十里而止明日將有以處公左右莫不為懼無何夜半忽聞鐘鳴則運使者若為物擊暴吐血而死矣歸使運使不死公則必死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庚子與者亦吉人也其父出守

巴西遷草芻而卒于輿扶護而歸時秋水方壯灑灑微露水面而翟唐之流尤為滿悍天又欲兩舟人大懼子與因仰天大哭一慟未終而水已退減二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歸使水不退減事知如何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當知天道祐之特在我而已耳况忠孝者百行之冠冕乎所謂善者此其首也

贊曰

天者公理 當然而然 非有好惡
執司其權 與善輔德 助順尚賢
惠迪之吉 勳相周旋 誰祐我者
在已之天 福祿隨之

傳曰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樂只君子福祿之此即篇中隨之之說也大抵善人君子其吉祥懍懍足以招致福祿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來宜有若隨也昔富鄭公以直言危論為諫官既知制誥宰相不悅因為公使不測之虞時歐陽文忠公上

書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書入不報及公使虜一言之間乃能使虜之君臣相與誦公之言修好中國不用兵者幾百餘年使回除樞密真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皆力辭不受踰月除樞密使又辭上必待公綴班乃坐豈非福祿隨之而然乎此固大福大祿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然各在其身言之但凡有成皆福祿也醫官甄百里者本鄙野庸夫也然能善用其心病無大小皆急赴之一日上不豫或薦其能一服果愈於是寵冠諸醫出入宮禁半年之間金如熟薄所積已二萬餘片酒如上樽亦常貯三千餘餅此雖未足謂之福祿然在甄身比之曩日非福祿乎當知福祿隨之亦在我而已耳

顏天隱巷 夷餓首陽 貧歸原憲
刑及范滂 福祿之應 幾於反常
當知數子 日月爭光 此福此祿

千載明昌 衆邪遠之

傳曰衆邪者不正之類也其類不一故曰衆邪大抵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如日輪照於冰山日固自如冰當自釋所謂遠者求之于古如禁呪之不能加曇顯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皆道士陸脩靜等善呪術能呪僧衣鉢及宮殿梁柱皆飛舉振動高自矜誇以為神仙輩也時法師曇顯聞之斥曰爾曹未遇勦敵敢以小術自肆遂以稠禪師袈裟置地使呪之道流併力作法逾時不能動顯即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能動修靜等漸縮無人色如武三思嘗買得一妾名素娥真絕色也每宴朝士出以自誇一日約狄仁傑仁傑將至娥遠深匿不肯出武入呼之則入堂與隙中聲若鶯絲曰妾本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何敢出也自此遂不復出求之于今如方公諸君是也若方謙之者清靜自居味道為樂者也時所居之方

多病山癯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日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此則見名而遠者也張乘崖者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者也與高士傅霖相善一日欵于近郊夜飲劇談時彼方大疫諸隣多有病者是夕如洗頓然皆愈明見鬼物云云若為二公而去此則聞聲而遠者也彭公遠者淡然寡欲廉謹不苟者也嘗知湖州州宅素號多怪前後守臣不獲安處及公到官乃至解去未嘗問其怪之有無其怪亦不敢輒呈伎倆始終帖然殊無小撓此則見之而遠者也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至於張玄感之任淮南漕也則不然矣到官之後日為鬼物所撓時有一武弁善治鬼因命治之既至叱曰運使尊官朝廷重任爾等何鬼輒敢干之鬼乃大笑曰我豈比你班行苟且取奉以求薦舉自此蓋塗糊下矣不可制豈非兩皆無以服之

乎

贊曰

有道之世 其鬼不靈 清明在躬
物無遁情 無邪爾思 所存者誠
泰宇既定 迅雷不驚 是氣無餘

何物敢攔

神靈衛之

傳曰神靈者聰明正直者也。在處皆有之也。所敬者道德所與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陰德。然則人其可無是四者乎。苟果有之神靈無不衛也。昔韓魏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時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截上流水。為之立淺。梅公儀嘗知滑州。夜報河決。公即躬率官屬分役。兵夫夜趨河上。隨處堤塞。正窘急間。明見一白鬚老人。載一舟。稽稗往來。佐助意其家。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曉。命吏請之。則白鬚

老人不復見矣。此皆神靈衛之者也。

贊曰

神之為道 聰明正直 洋洋在上
鑒臨微側 呵禁不祥 以奉有德
匪求于神 彼則受職 惡人反是
神所罰也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義六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所作必成

傳曰世間無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無不成也。昔張仲賓之祖本一善謀利者。但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子仲容。仲賓。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子令儀。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次子傑。姪子倣。亦皆登第。然則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況能力行。眾善者乎。竇公之事。便可見也。竇公禹鈞者。燕山人也。初夢其祖謂曰。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惶懼。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修德。無不為者。又於所居建四十間屋。聚萬卷書。延文行師。儒居之。師席有志之士。聽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諫議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今為洞天真人。晚